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五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二　宋 衛湜 撰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鄭氏曰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于衛欲賞從者以懼居者柳莊言從守若一言有私則生怨靮紲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故鄭言懼居者獻公出奔復歸並見左傳

長樂陳氏曰楚昭王之賞從亡而及于屠羊說晉文公之賞從亡而辭見守藏者衛獻公之厚從亡而及郊將班邑是皆徇於私而不知公蔽於邇而不知遠也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靮其勞逸雖殊而功之所施則一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

以諫獻公也臧武仲曰衛君之奔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内或營其外能無歸乎是内外之功一也

嚴陵方氏曰獻公之反國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則是私于從己之暱而忘保國之大矣豈所以合天下之公義哉羈以絡馬靮以控馬以其從君而奔故以執羈靮言之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

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鄭氏曰革急也請於尸急弔賢者也脫祭服以襚臣親賢也所以以此襚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襚以斂裘縣潘邑名所以厚賢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寢疾其家以告公報之曰若疾急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

畢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故再拜稽首請于尸也案禮君入廟門全為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作記者之言也案士喪禮君使人襚不云祭服襚臣今以祭服襚故鄭云親賢也得以祭服襚者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以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襚也又士喪禮君襚衣不用襲為近尸事褻大斂得用君襚鄭云凡襚以斂者謂庶襚以小斂君襚以大斂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書衛遣弒而後入罪其黨甯喜與弒也豈弒逆之人能親賢如此乎必不能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鄭氏曰婢子妾也尊已不陷父于不義記者善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病時失禮也尊已乾昔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將死不忘乎利人小人將死不忘乎利已故成子高之寢疾則擇不食之地以自葬孟僖子之將死則明仲尼之道以教子曾子之將死則稱君子之道以教人此不忘乎利人者也魏顆之病欲以妾為殉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已此不忘乎利已者也乾昔之子終不從其亂命其過远矣康公遠矣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鄭氏曰春秋經在宣八年仲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于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孔氏曰此一節論卿卒重於繹祭之事去其籥舞以吹籥有聲也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也廢置也鄭引宣八年公羊傳文

長樂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不可以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

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君子以為非禮

嚴陵方氏曰正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繹者如繹絲然以其續之而不絶故也祭禮為吉卿卒為凶然正祭不可廢也故卿卒不繹而已猶者可以已之詞

廬陵胡氏曰此一節全録春秋知記禮者駁雜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

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鄭氏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謂下棺于槨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也時人服般之巧魯有初初謂故事也豐碑斵大木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為鹿盧下棺以綍繞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言視豐碑者時公室僭天子也

三家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綍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綍二碑士二綍無碑以與已字本同毋無也噫不寤之聲

孔氏曰此一節論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公輸若之族人公輸般請為轉動機闗窆之而下棺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魯有初始舊禮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王制視公侯視伯視子男是也豐大也案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

碑揖令謂用大木為碑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于此空間着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綍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也周禮大喪屬其六引故鄭知天子六綍又喪大記云君四綍二碑故知天子四碑也既云六綍四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上下重着鹿盧止言前後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

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内先累椁于其方中南畔為羡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説而載以龍輴從羡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于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于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三家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也案説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所立表木即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

鄭云四植謂之桓古者以已二字本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二字之義始異嘗試也言般欲以人毋嘗試已巧事誰有强偪于汝而為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曰其毋以人毋嘗試已巧則於汝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汝有病公肩假乃更噫而傷嘆於是衆人遂止

嚴陵方氏曰斂其尸謂之斂斂其壙亦謂之斂此所言斂即斂其壙而已封其墳謂之封封其坎亦謂之

封此所言封即封其坎而已

臨川王氏曰言公室視豐碑見下陵上僭成俗人不復以僭為非矣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鄭氏曰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遇見也君子謂
卿大夫鄰重汪踦鄰鄰里也重皆當為童童未冠者
之稱姓汪名踦鄰或為談春秋傳曰童汪踦魯人見
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
君事國為斂葬
孔氏曰此一節論童子死難之事魯人公叔禺人逢
國人走辟齊師以奔走之罷兩手負杖于頸走入城

保以辟齊師困而止息愚人言以徭役使人病困以賦稅責民煩重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於理不可既言之矣乃踐其言與鄰之童子汪踦往赴齊師而死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冠欲勿殤以成人之喪治之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言其可也

臨川王氏曰以此知先王制禮大為之防而事有常變不可以常禮制之者可變而從宜也小德出入可

也

長樂陳氏曰遇入保者息則左傳見保者泣是也使之雖病則事充是也任之雖重則政重是也使之病任之重則無以安民君子不能為謀士不能死則無以禦敵無以安民其害小無以禦敵其害大此公叔禺人所以息而言之也君子之於人視其行不視其年年雖壯而無成處之以童可也鄭忽之狡童昭公之童心是也年雖穉而有成處之以成人可也汪踦

之勿殤是也

子路去魯謂顔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鄭氏曰贈送也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處猶安也居者主於敬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敬祀墓之事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曲禮云君言不宿于家過墓謂他家墳

龕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于恭敬故或式或下也

嚴陵方氏曰去則哭墓反則展墓所以存乎愛蓋行者之禮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所以存乎敬蓋居者之禮也行者所適必遠而易有所忘故在存乎愛居者于時為久而易有所怠故在存乎敬此二子之言所以異乎行故曰贈居故曰處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與充人所謂展牲之展同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鄭氏曰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魯昭八年師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

懼吳于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也商陽仁不忍
傷人弃疾以王事勸之斃仆也韔韜也揜其目不忍
視之也朝燕于寢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然則商陽
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
中央孔子曰有禮焉善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殺人有禮之事案春秋傳楚皆以
尹爲官名弃疾楚共王之子後立爲平王案昭十三
年左傳叔向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楚人善之因

號陳弃疾也家語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子射諸是可為句也朝之與燕皆在乎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于路寢則大夫坐于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升堂則坐矣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于寢又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階上獻士無升堂之文是士立于下也鄭註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謂兵車參乘之法案宣公十二年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樂伯云左射以菆

是射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此謂凡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鞌之戰郤克為中軍將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郤克矢貫其肘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賛王鼓成二年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

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註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于御與車右之閒君在左也言殺人之中有禮則韔弓揜目等是也案左傳戎昭果毅獲則殺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者傳之所云謂彼勍敵與我決戰雖及胡耇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為有禮

臨川王氏曰春秋末世諸侯無義戰士庶人不幸而在軍旅之閒聞君命既不可廢為之强戰則又為愈于不仁如商陽者可也是以孔子善之

長樂陳氏曰從君之大義而忘已之不忍君子之所不為行已之不忍而廢君之命君子之所不敢楚工尹商陽追吳師而射之每斃一人則揜其目其所不忍仁也不廢君之命義也禮者仁義而已此孔子所以謂之有禮也大夫于朝則坐于燕則與故其責重

士于朝則立于燕則不與故其責輕商陽所殺止于三人姑以成禮而已然則朝坐燕與為商陽者如之何曰彼必陳善以閑邪引君以當道有所不戰戰之所以止戰有所不殺殺之所以止殺庸有不義之舉哉商陽以楚為不義而不去何也君子去處有道廢興有命天下皆齊也陳文子去齊孔子不以為仁天下皆魯也柳下惠不去魯孟子不以為非聖然則天下皆楚也商陽不去楚君子豈以為非禮哉

嚴陵方氏曰手弓猶公羊傳所謂手劒蓋以手執之
當手弓之職則可以為手弓之事故曰子手弓而可
廬陵胡氏曰韔弓不欲重傷殺敵為果易之戮也商
陽殺敵不果而云朝燕不與又以私怨懟其君安得
為有禮蓋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而已
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襚
鄭氏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廬謚宣言桓聲
之誤也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襚非也襚

賤者之事
孔氏曰自此至悔之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
廬陵胡氏曰曹伯廬卒于師見春秋經此云會誤矣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
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鄭氏曰在魯襄公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
者州言之荆請襲欲使襄公衣之荆人欲尊康王故
强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

孔氏曰荆盖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

長樂陳氏曰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君之事臨荆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邪秦王屈趙王以缶而有鼓瑟之辱夫差屈句踐于會稽而有姑蘓之耻亦其類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只書子此稱王記禮者誤也又曲禮云夷狄雖大曰子此乃稱王首尾矛盾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鄭氏曰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于懿伯難惠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政君命所為故惠伯強之乃入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子叔叔是其氏云子叔者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讎恒為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防備不復在已故難之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令既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讎不行公事也案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

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故敬叔呼

惠伯為叔父呼懿伯為五從祖

嚴陵方氏曰昔孔子對子夏問居昆弟之讎則曰銜

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夫叔父之親與昆弟等耳惠

伯處之以此豈不宜哉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

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

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

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鄭氏曰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象曾子言行弔禮於野非也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兌梁即殖也肆陳尸也大夫以上于朝士以下于市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孔氏曰此一節論貴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周禮鄉

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曰肆鄭註謂諸
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
大夫既于朝士則于市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
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
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是也
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
嚴陵方氏曰與人交于喪无欲其至故弔又音的而
訓至若夫弔人于道路之間者禮苟從簡事苟從便

而已豈所以用其至哉盖非禮之禮君子固不以加於人然亦未嘗受之於人焉此曾子所以言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孺子䵲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顔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鄭氏曰䵲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也

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猶尚也有若以臣況子也輴殯車也畫轅為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也諸侯輴不畫龍榆沈謂以水浇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于引輴車滑也廢去也綍繫於輴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綍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顏柳止其學非禮也

孔氏曰此論諫哀公不得學僭禮之事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故以正禮而言天子之殯載

柩於龍輴累材作椁而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輴形庳下不似龍唯輴與龍相類故鄭知畫輴為龍也諸侯以輴載柩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椁設木於上以幬之不為題湊直横木覆之亦泥塗其上為有揄沈故須設撥今三臣者依禮廢輴不合用殯令乃設撥用輴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也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即紼又註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有輴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輴

用輴僭禮不同者此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

及下棺也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紼唯殯時用輁

軸不得用輴紼

嚴陵方氏曰三臣既知輴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可

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哀公以少子之喪乃欲學之

宜乎顏柳之諫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諸侯無欑設幬而已故曰天子之

殯菆塗龍輴以欑加斧于欑上畢塗無蓋曰天子之

殯龍輴以槨則諸侯無槨可知先儒謂亦累木為槨特湊非是榆性堅忍所謂不剥不沐十年成轂是也然以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故設撥撥雖不可知然謂之撥則以撥輴可知鄭氏謂撥所謂紼非是案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廢輴用軸而設撥故曰竊禮之不中者也

廬陵胡氏曰幬不以槨而覆以他物廢輴欲竊禮設撥則不中禮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鄭氏曰悼公母哀公之妾妾之貴者為之緦而有若譏而問之哀公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哀公為妾著服非禮之事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緦以哀公為妾著齊衰服故舉大夫貴妾緦以對之耳哀公文過謂魯

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爲我妻不得不服也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鄭氏曰季子皐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成邑宰或氏季犯躐也申祥子張子庚償也皐恃寵虐民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事高柴字子皐論語作子羔古字通用子皐見申祥請償故拒之云孟氏

不以是犯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自爲奢暴故也朋友不以是犯禾之事離棄於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爲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太過後人難繼續也

嚴陵方氏曰恃已之貴而虐民之賤非所以爲仁殉已之利而忘民之害非所以爲恕不仁不恕且長民於邑焉則天下之公法不容而在所罪矣豈必孟氏罪之然後爲罪哉天下之公義不與而在所棄矣豈

必朋友棄之然後爲棄哉子臯昧於此宜慮後之難繼焉所謂順非而澤也孟氏執政者也故以法言罪朋友同等者也故以義言棄

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鄭氏曰見在臣位與有禄同也君有餽有餽于君也違去也以其恩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之仕未得禄者與得禄之臣有

同有不同之事也故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臣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也違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雖去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國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

臨川王氏曰經言君有饋焉而觧之曰有饋于君似非也且臣之饋君謂之獻豈問有祿未有祿乎

長樂陳氏曰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焉則賔之而弗臣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賔之而弗臣故有餽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違而君薨弗服則在國而君薨為之服矣

山陰陸氏曰未純於臣故雖君餽之猶曰獻雖違之他邦弗為君服

李氏曰立於其朝矣命之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此所謂仕而未有禄者也饋焉則不以主君言賔而不臣也賔之故有獻而無賜不臣故有聘而無召蓋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故玉府之職曰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書曰師錫帝又曰錫汝保極是下有錫上之辭也以下尊上謂之貴貴自上尊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康誥亦曰爾事服休服采諸侯之於賢猶不可以不事之況得而

臣之乎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鄭氏曰諱辟其名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于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舍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猶生

事之以脯醢奠于殯宮又于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謂内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器物几杖如平生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下室遂無事虞用祭禮故立尸以繫孝子之心未葬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大斂之奠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至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也此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註謂殯奠時也既

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為始也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門庫門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則至臯門也凡諸侯則臯應路

嚴陵方氏曰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上言生則知鬼之為死下言鬼則知生之為人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

在

鄭氏曰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偏諱之事

嚴陵方氏曰夫子曰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若此則言在不稱徵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若此則言徵不稱在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

鄭氏曰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謂還告

于國以告喪之辭言之也櫜甲衣韔弓衣兵不戰示當報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軍敗當報之事案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赴露載其甲弓故曰不戰

臨川王氏曰禮者將以恩止爭且務脩己而不責人不載櫜韔如鄭義則禮亦悖矣

長樂陳氏曰兵法曰若師不勝取過在己即周官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臣之取過在己也禮

記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君之取過在已也秦穆公之
敗于殽素服郊次向師而哭盖其遺禮歟車必曰赴
車若告喪也赴車不載櫜韔示不忘戰也雖然合義
則動非義則止豈若焚舟破釜沈船寘膳以干戈相
尋而示其必死者乎故梁惠王欲報齊楚孟子教之
以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
忠信然後及于制梃也
嚴陵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凱則其敗謂之憂亦宜

矣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則以喪禮處之也必于庫門之外者以近廟門故也蓋師之出也受命于祖及其無功則于祖命不能無辱矣故近廟門則哭之赴車蓋自軍告赴于國之車也凡告喪曰赴車以告喪為名則與素服同義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鄭氏曰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

孔氏曰此一節論哀先人宗廟毀傷之事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春秋書新宮災謂火耳災非人之所能爲也即書火其所以備火之道不盡也

李氏曰言新宮不言宣公不忍言也春秋書新宮災謂天火也謂人火則不恭大矣故內火皆書災然實人火之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

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鄭氏曰夫子怪其哀甚故式而聽之而曰然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

孔氏曰此一節論苛政嚴於猛虎之事壹似重有憂者壹者決定之辭也

嚴陵方氏曰虎之害人也機畧檻穽所能制之政之

害人也無可制之械焉虎之害人也深宫固門所能
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所以
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揚雄之論
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式而聽之
則與式凶服同義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
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
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

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鄭氏曰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下賢也周豐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也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已止也重强變賢也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故使人問焉周豐言民見悲哀之處

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毁滅無後之地也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涖臨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以禮義忠信為本之事哀公言虞夏施何政教而得如此敬信于民豊言民之從君在君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故殷周作誓作會而民始疑畔苟誠也人君

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慤之心以臨化之雖以
言辭誓令堅固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周豐此言
欲哀公身行誠信而已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
氏之墟有昆吾之墟皆是毀滅無後者案昭三年左
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别也鄭註會謂盟
者以下云民疑而司盟有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
以會爲盟也尚書夏啓作甘誓左傳云夏啓有塗山
之會又禹會塗山而此言殷周者據身無誠信徒作

盟誓而民始離畔者耳非謂殷周作誓會也若啓作
甘誓禹會塗山皆身有誠信於事善也又穀梁傳云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
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
長樂陳氏曰黄帝之於廣成湯之於伊尹請必下風
聘必三幣豈以一辭而止哉此其樂善不倦者也魯
哀公之於周豐執摯請見一辭之以不可則止焉使
人問之而已其視樂善不倦者則有間矣墟墓之間

社稷宗廟之中無情於感民而民哀敬殷人作誓周人作會有心於制民而民畔疑也蓋誓生於不信會生於不敬不信而誓之使信則民始畔不敬而會之使敬則民始疑周豐之言凡欲哀公修敬信以感民而已論語孔子對哀公以孝慈則忠臨之以莊則敬與此同義禹之伐苗有誓塗山有會此言作於殷周何也蓋有其事者未必作其法作其法者未必始其事夏之前未嘗無貢至禹則作貢孔子之前未嘗無

春秋至孔子則作春秋則作誓作會盖亦作其法而已
嚴陵方氏曰夫虞夏之得天下也以禪殷周之得天下也以爭禪則出於自然故信未施而民信之且無異乎墟墓之間民之自哀也敬未施而民敬之且無異乎社稷宗廟之中民之自敬也爭則出乎不得已故誓雖作而反以起民之畔會雖作而反以致民之疑而已且畔固甚於疑也畔其言未足為甚疑者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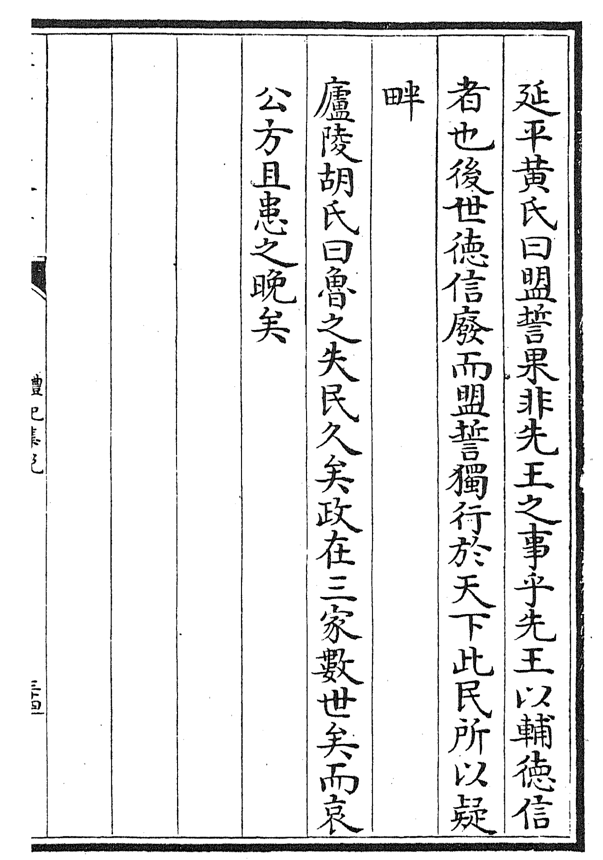
於是爲甚焉禮義忠信誠慤之心則敬之道所自出也固結之則以誓會而已苟無是心以涖之則結之者雖固民亦解而散矣凡物結之則聚解之則散惟其結之而聚故可解之而散若夫有以涖之則無所結也亦不可解矣

清江劉氏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誓會皆當出於天子耳殷既衰諸侯專誓周既衰諸侯專盟

馬氏曰先王之制法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有不聽者可以棄矣而猶有誓以致其戒故大司徒之制曰以誓敎恤則民不怠其敎之如此之詳其治之如此之備有犯命者可以刑矣而猶有盟以聽其政故司盟曰盟萬民犯命詛不信者此有以見先王仁之至也是以殷周之盛時以禮義道民故其民始於無犯非禮而終於無思犯禮誓可以已矣而猶不敢忌以忠信遇民故其民始於不敢欺而終於不忍欺盟可以

已矣而猶不敢廢此有以見先王智之盡也方其俗之成如此則盟誓之助於教豈小補哉及其末也無善政以使之遠刑罰而徒作誓故曰民始畔無德教以使之畏鬼神而徒作會故曰民始疑蓋誓之以禮義盟之以忠信末也不修其本而一之於末民其有不解乎故本末無不備然後可以爲治

山陰陸氏曰誓會前此矣而殷周作意於此故民于是始疑畔



延平黃氏曰盟誓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而盟誓獨行於天下此民所以疑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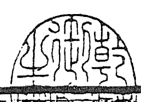
廬陵胡氏曰魯之失民久矣政在三家數世矣而哀公方且患之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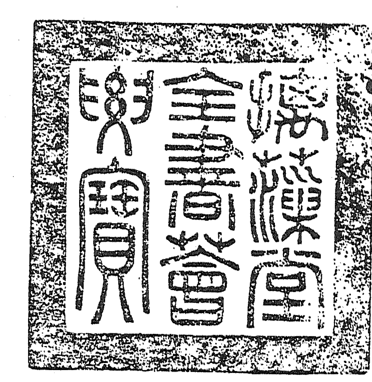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一第三十三頁前七行衆父之卒隱公不與斂刋本衆父訛叔弓據春秋改

第三十三頁後五行賢孟子而終於不可見此魯平公事陳氏論晉平公而誤引此錯甚

卷二十二第十四頁前二行止于三人刋本人訛者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二十三　　宋　衛湜　撰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鄭氏曰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

嚴陵方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故曰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故曰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鄭氏曰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于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今泰山

縣是也孔子往弔之坎不至泉以生慹死也斂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也輪從也隐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示節也右還還圜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行去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仲尼言季子葬子得禮之事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于泉以生時之意以慹于死者斂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

所所是不定之辭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

註覲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喪

亦是禮事但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

喪而左袒者達死生之命以自寬慰也左袒訖乃右

而圍遶其封遶墳三匝號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

乃自然之性人之骨肉乃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

云歸復若魂氣則無不之適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慇

傷離訣之意

臨川王氏曰先王之制爲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其哀戚不可不稱是也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謂其奠于禮爲合爾稱其合於禮所以譏其哀不足也哀不足則不可謂仁矣延陵之言蓋老莊之徒也或曰而遂行者君命不可緩也君命亦不可若此其急也不若此其急則命廢乎不廢則少遲緩之何爲而不可得也

嚴陵方氏曰坎深不至于泉則不至于太深歛以時服則不至于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于太大其高可隱則不至于太高左爲陽右爲隂故還焉以示凶骨肉爲隂則降而聚故言歸復于土魂氣爲陽則升而散故言無不之夫骨肉之歸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季子號之止于三則臨喪之哀爲不足矣孔子始言其習終言其合者習存乎學合存乎行始聞其學禮而已故曰習終

見其能行禮焉故曰合也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鄭氏曰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容居欲親含

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

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
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也駒
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西討渡河廣
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自明不妄
孔氏曰此一節論徐國僭禮之事容居致其君命云
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王于邾君此是使致詞
也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錄語云其使容居奉
玉以行含禮鄭知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曹桓公卒于

會諸侯請含是也大夫歸含者雜記云諸侯之喪君
使人弔含賵襚是也凡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
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則使人含若既斂已後至
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
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徐自
比于天子以郱君為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
進侯王郱之有司乃拒之易謂簡易為臣禮于謂廣
大為君禮容居聞舊日之言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

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亦不敢違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不稱王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朴實不觧虛詐唯知不敢忘其祖也

廬陵胡氏曰易猶治也如禾易長畝之易于舒大之義也若于于然而來之于漢史云單于大貌容居聞義不能徙

子思之母死于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

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鄭氏曰子思之母嫁母也姓庶氏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絶族

臨川王氏曰似嫁庶氏而鄭云母姓氏非也

嚴陵方氏曰他室異室也以有別于正故謂之他以義起之而已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

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鄭氏曰祝佐含斂故先服官長大夫士也國中男女庶人也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内百縣之祀也為棺椁作棺椁也斬伐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棺椁之事祝謂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祝先服故先杖子亦三日而杖大夫士服在祝後故五日亦服杖也庶人

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必待七日者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諸侯之大夫為王總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或衰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太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喪服四制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則知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

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槨者送之也　賀氏曰必取祀木者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没則靈祇等其哀傷也

嚴陵方氏曰喪人之冠帶衣裳杖屨通謂之服此所謂服特指杖爾夫杖所以扶病也祝先服者力勞而先病故也言祝先服則子可知矣官長以對祝言之則力有勞逸以對子言之則恩有重輕故五日而後服杖也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言各服其所

服之服非謂杖矣葢不特以恩有重輕故服有先後亦以地有遠近而聞訃有早晚故也刎亦剄也自吻下刑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致百年之祀之木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食

鄭氏曰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從猶就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

孔氏曰此一節論餓者狂狷之事餓者聞黔敖嗟已無敬已之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此困病曾子言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返迴而食

微與言無得如此
黃氏曰曾子之言乃舉世千萬人所同之心也餓夫之操豈在於斯乎盖以衰亂之世君昏政暴災沴薦至而賢者不樂其生於世也故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此之謂也苟從曾子之言謝而復食能幾何哉豈若不屈其操不受其辱身雖一死而義存千古乎不然作記之人從何而載之孟子從何而舉之使千載而下施小惠者不敢矜傲竊幸苟生之人脅肩諂

笑之輩聞其志則心寒股栗知所愧耻豈不盛哉故孟子曰萬鍾之禄妻妾之奉宫室之美反不顧禮義而居之誠可哀矣悲夫作記之人若去曾子之評引孟子為證則餓夫之志獲伸於名教之中久矣餘義

嚴陵方氏曰饑則主歲言之也餓則主人言之也以交易為利者謂之貿貿貿然來若有所利而交故也

廬陵胡氏曰輯歛也若輯杖然微與小之今之君子之急於禄食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

有愧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殺無赦殺其人壊其室洿其宫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鄭氏曰定公貜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民之無禮不教之罪故曰寡人之罪也弑君弑父其罪無赦諸臣子孫皆得殺之壊其室洿其宫明其大逆不欲人復

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踰月舉爵自貶損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誅弒父之事鄭註諸臣解在官者子孫解在宮者臣之弒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弒君之人子之弒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弒父之人此在宮字諸本或為在官洿其宮謂掘洿其宮使水之積聚焉故云豬都也

山陰陸氏曰凡在官者殺無赦謂弒君者同一官府亦坐焉爾弒父放此鄭氏謂弒父者凡在宮子孫皆

得殺之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時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弑逆多矣唯邾無弑逆之事故邾定公以為非常而驚也春秋書蔡人殺陳佗明弑逆之賊人皆得討豬猶瀦言洿其宮而瀦水也鄭云豬都也恐非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

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鄭氏曰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言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欲防其後復爲此張老心譏其奢也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

孔氏曰此一節謂文子成室相頌禱之事張老心譏

文子宮室飾麗故佯而美之奐謂其室煥爛衆多煥
文章貌歌謂祭祀奏樂哭謂居喪哭泣聚國族謂燕
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文子
覺譏故稱名述張老語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于
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
葬于九原也稽首謝過受諫也北面在堂禮也故鄉
飲酒賓主皆北面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
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父祖為先

大夫也案墓大夫云令國民族葬註云族葬各從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同在一處耳爾雅云絶高為京廣平為原京非葬處原是墳墓之所

嚴陵方氏曰發謂以禮落成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是矣蓋發與落皆有始意九京即九原也指其冡之高則曰京指其地之廣則曰原

廬陵胡氏曰謂晉君賀其成室恐非也恐趙武謚獻文爾當考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為埋馬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鄭氏曰畜狗馴守封當為窆陷謂没于土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嚴陵方氏曰家語言仲尼將行雨而無蓋則貧而無蓋可知陷謂没於土也衆體皆不欲没於土特以首為言者以衆體之所貴尤不欲没於土故也路馬死

埋之以帷故魯昭公乘馬塹而死乃以帷裹之
石林葉氏曰帷蓋之近於身以為障蔽者也犬馬之
畜於家以為代禦者也障蔽者敝所不敢弃而代禦
者死用以埋之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
弗内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
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
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

行者遠矣

鄭氏曰閽人守門者脩容更莊飾也子貢先入閽人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故曰鄉者以告矣閽人見兩賢相隨彌益恭敬故辟之也公降等揖禮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閽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閽人雖愚猶知敬畏二子渉至內霤卿大夫皆逡巡辟位公于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君子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

飾行之可長遠矣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所謂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也然君在大夫不得私為二子辟位者或是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在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

長樂陳氏曰德者容之實容者德之華非實無以重其內非華無以莊其外故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容之不可不修也曾子子貢弔于季孫氏當其容之未修也閽人拒之而不內及其既修也閽人敬而辟之涉于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夫以閽人之愚卿大夫之貴哀公之尊而容之所施猶足以動之況其不愚不貴不尊者乎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

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鄭氏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覘窺視也孔子善覘國者之知微救猶助也微猶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介夫匹庶之賤人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殆近也為疑辭引詩斷

章出邶谷風之篇言雖非晉之强天下更有强於晉者誰能當之而已是助句語也

長樂陳氏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叚頹裹一人之瘡而西羌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其可伺隙抵巇而伐之哉覘者所以知微也兵法曰用間有五是謂神紀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古人之于兵未嘗不用間其知微如晉之覘者盖亦鮮矣孔子所以善之也所謂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

能當之仁不可為衆故也昔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李梁在隨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不能當者信矣

石林葉氏曰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國覘之不敢伐聖如孔子以為天下莫能當之故曰治國不敢侮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山陰陸氏曰匍匐手行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鄭氏曰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麻猶絰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莊公薨太子般即位慶父賊子般于黨氏閔公年八歲絰葛絰也諸侯弁絰葛而葬魯之庫門周之皐門也魯

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至庫門去經經既不入衰亦不入可知也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上是君身經用葛士大夫是臣經用麻也不入者亦謂不入庫門也

嚴陵方氏曰君以葬為節臣以卒哭為節者君先除而後臣敢除故也然此皆不能三年則失禮之甚矣

廬陵胡氏曰既葬而經不入庫門經意譏魯君忘哀

之速爾故春秋閔二年書吉禘亦譏吉之早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鄭氏曰沐治也木槨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斑然卷然說人辭也為弗聞也而過之佯不知也已猶

止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謂吾遭母喪以來日月久矣不得託寄此木以為音聲於是叩木作音口為歌言槨材文采似貍之首夫子手執斤斧如女手卷然柔弱以此歡悦仲尼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從者見其無禮止夫子不須為治槨夫子謂朋友無大故不相遺棄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

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故之道尚得往來何以絕之

長樂陳氏曰原壤夷俟孔子叩其脛而責之其母死而託於音孔子為弗聞而過之何也夷俟非禮也託於音非孝也非禮為可責而非孝非不可責以其方從事於沐槨不以小事妨大也周官八統一曰親親二曰敬故詩序曰親親以睦故舊不遺論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此所謂無失其為親故也孔子之於

原壤無失其為故而已無失其為親者因其類而言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於其非賢則略之而已其恕原壤之託音者略之也

嚴陵方氏曰原壤非親而無言毋失其為親者因輕以明重也沐椁所以修潔之也貍首之斑然言木之美女手之卷然言功之巧

山陰陸氏曰此其貍首之詩歟其所謂大小莫處御于君所其詩中間之詞歟執女手之卷然蓋上之所

以接下御于君所蓋下之所以事上

石林葉氏曰孔子責原壤重於夷俟而略於喪歌者夷俟禮之踞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絶之不為過親喪而歌豈止違禮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見不可以教問之則人道絶矣故過之若不聞者乃所以全故舊之恩此夫子之道忠恕者也方周之末世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為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為禮如子皮琴張者蓋將以矯世未必出其

誠心然不可施之於孔子之門此夫子所以有時而抑揚歟

李氏曰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又曰在親賢仁者賢者固君子之所宜親也故曰親者毋失其為親不賢不仁者不可親者而有故則無失其為故而已故曰故者毋失其為故毋失其為故所以厚俗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没

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
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
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
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
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鄭氏曰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作起也
陽處父襄公之太傅剛而專已為狐射姑所殺是知
不足稱也并猶專也没終也植或為特舅犯久與文

公辟難至将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請亡要
君以利是仁不足稱也武子士會也食邑于隨范字
季晉人謂文子知人盖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
舉也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退柔和貌
退或為妥吶吶舒小貌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
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生
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潔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羊舌是邑名文

子謂先世大夫死者甚衆假令生而可作起吾於衆大夫誰可以與歸也鄭註謂并猶專者謂并他事以為已有是專權之事狐射姑殺陽處父具文六年此不能以理終沒其身是無知也舅犯事具僖二十四年文子遂稱隨武子之德言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謀身者多遺棄故舊武子德行弘廣内外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也然文

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
及還亦不見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懼其同罪禍及
於已故不見之也文子退然桑和似不勝衣言形貌
畀退也其發言舒小呐呐如不出諸口謂言語畀下
也生存之日不與利交涉臨死時亦不屬其子於君
及朝廷也七十有餘家鄭知為大夫士者家是大夫
士之總號案月令註鍵謂鏁之入内者俗謂鏁須管
謂夾取鍵令謂之鑰匙則管鍵為别物而鄭云管鍵

者對則細别散則大同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尚友以一鄉為未足則友於一國以一國為未足則友之天下以天下為未足則尚論古之人此文子叔譽所以論死者之可作也叔譽以陽處父與舅犯為可與歸文子則謂處父不足於智舅犯不足於仁不若隨武子之愈蓋太剛則易屈太直則易折植者剛直而自立者也處父并為之其智不足稱矣懐利者有巳懐仁者有君舅犯見利而

不顧君其仁不足稱矣隨武子則利其君仁也不忘
其身與謀其身智也不遺其友義也二子於仁智為
不足武子於仁智義則兼而有之其身退然如不勝
衣而其所為足以勝大事其言吶吶如不出諸其口
而其所舉足以盡衆賢蓋管庫之士賤而難知七十
有餘家衆而難辨文子之所舉雖賤不遺雖衆不繆
豈非長於知人哉然則文子成室不免張老之所戒
樂奏肆夏自文子始其奢僭如此而謂生不交利何

也蓋奢僭在己交利在人

嚴陵方氏曰并則不知有與以分人植則不知致曲以盡物以致不終其身故曰其智不足稱也見利則唯知愛利不顧其君則不知愛君故曰其仁不足稱也武子既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其身之智且異於處父之智不足稱矣既有謀身之智又有不遺友之仁且異於舅犯之仁不足稱矣是固文子所宜欲與歸也退言其弱也進為强退為弱如不勝衣則其弱

可知矣莞庫之士蓋守藏之吏也

李氏曰文子之所慕止於隨會故所舉於晉國止於管庫之士而謂之知人者止於晉人而已矣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鄭氏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也衣衰而繆絰衣當為齊壞字也繆讀為不樛垂

之繆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言其妻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叔仲衍蓋皮之弟告子柳言此非也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舅服繐衰而環絰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經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答子柳言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為舅姑同未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也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柳失禮之事叔仲氏也皮是名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受父教而不知禮叔仲皮死子柳之妻雖魯鈍猶知為舅姑身著齊衰首服繆經繆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弔服環經不繆耳衍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亦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繐衰首服環經衍答子柳云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斯此也謂如此繐衰環經無人於吾而相禁

者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繐衰而環絰子柳不肯粥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故也

嚴陵方氏曰子柳雖受教於其父曾不若愚婦人之所為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

鄭氏曰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蜩喙長在腹下

孔氏曰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食采地即前犯禾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為兄制服者聞子臯至孝來為成宰恐其罪已乃制衰服故成人譏之蠶則績絲作繭蟹背殼似匡蜂頭上有物似冠蟬喙似冠之緌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匡自著蟹則非為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為蜂設譬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

後畏子皐方為制服服是子皐為之非為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

長樂陳氏曰事非出于自然而出於使然者君子不以為善以其徒有其事而非其情徒有其名而非其實也子皐之衰不為成人之兄則衰在子皐而不在成人豈非徒有其事而非其情徒有其名而非其實歟匡辟則服之在下者也緌辟則服之在上者也

金華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下惠之風者

薄夫敦聞子臯之風者悍夫悌故兄之死有昔不為衰者而令為之衰也一邑之宰如此有國有天下者所任皆得其人宜何如哉是以仲尼相而無飲羊縱妻之民楊綰相而有減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繫於人焉耳蠶績范冠之謡雖以戲夫民之為服者未必出於誠心實以喜子臯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故周公之告康叔不以弟之大不克恭者為慤而以克敬典者為急分正東郊之責亦以孝友之君陳

以感悟之其機固不在多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鄭氏曰子春曾子弟子勉强過禮惡乎猶於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禮不食三日子春悔不以實情勉强至五日言自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强為之吏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黄氏曰樂正子當時之賢者也師必在慕其德行而師之者也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子喪親不食七日故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後食既而告人曰吾悔之自是吾母之喪不能及於七日是不盡得吾哀痛之情以報其罔極之恩更於何處盡用吾哀痛之情乎乃悔不及七日之謂也子春之㫖其在於斯記者載之以旌孝行餘義

嚴陵方氏曰觀子春下堂傷足數月不出而以虧父

母之體為憂則其存心盖可見矣

山隂陸氏曰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不以為悔非勉强故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尫者面鄉天覬天
哀而雨之奚若何如也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也
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已蹝猶甚蹝也春秋傳
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
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
孔氏曰此一節論旱變之事鄭引春秋傳見楚語觀
射父對昭王絕地天通之問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
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此經云愚婦人據末

世之巫也天子諸侯之喪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

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于邑里之內而為巷市

今徙市若居天子諸侯之喪也

山陰陸氏曰問然問其所以然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

神責諸己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

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己者本也求

諸神則以為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己又不知求諸

神而欲暴尫與巫豈不惑哉市陰也雨陰中之陽也

徙市所以助發陰中之陽與周官皇舞女巫同意

廬陵胡氏曰春秋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

臧文仲曰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

焚之滋甚杜氏云尫瘠病之人面上向俗云天哀其

病恐雨入其鼻故旱不經之說今所不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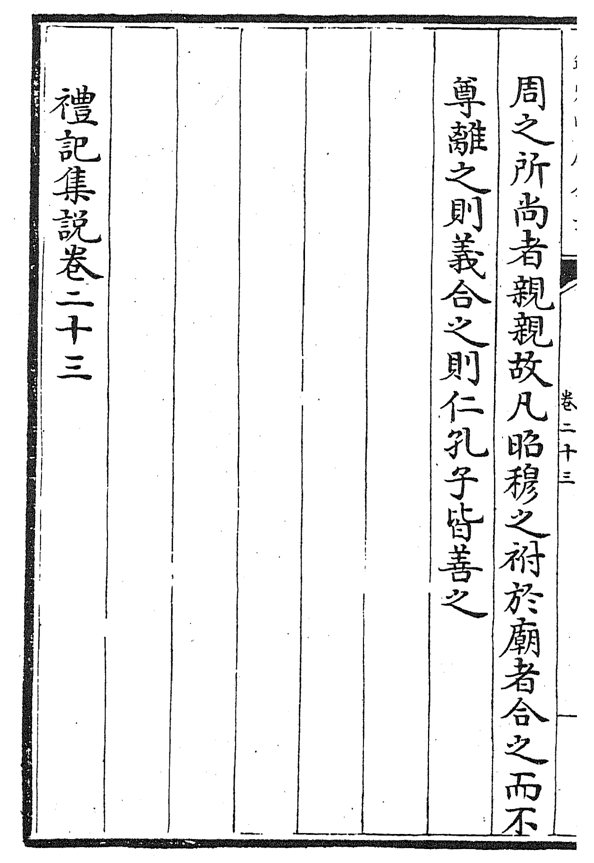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鄭氏曰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閒其椁中善夫善魯

人也祔葬當合

孔氏曰此一節論魯衛得失魯衛兄弟應同周法故並云也離之謂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槨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槨中言異生不須復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長樂陳氏曰衛之俗有存於殷魯之俗一之於周殷之所尚者尊尊故凡昭穆之祔於廟者離之而不親



周之所尚者親親故凡昭穆之祔於廟者合之而不尊離之則義合之則仁孔子皆善之

禮記集說卷二十三